

# 惊人奇侠



# 惊人奇侠

赵焕亭 著

岳麓书社

标 点 蜀 人  
责任编辑 刘 柯  
封面设计 陈意波

## 惊 人 奇 侠

赵焕亭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潇湘印刷厂印刷

199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500,000 印张:22·5 印数:1—20,000

ISBN7—80520—401—2

I·232 定价:14.80元(全二册)

### 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调换

## 第四十八回 饮脚水一场笑话 得匕首又逞凶锋

上回书交代到了顺和杜大娘中有一人大叫栽倒。你道这栽倒的是哪个？原来丁顺运全身之力都到后臀，准备用个老虎大偎窝的式子后劲成功。哪知杜大娘且是乖觉。便运足气力都到右膝头，给他个一顶之下，瞧滚屎蛋。当时丁顺喝一声，躬身概腕，后臀偎到恰是杜大娘撒手扔辮。膝盖拱起，两下里气力既猛。那丁顺又出于不意，所以砰的一声，竟撞出四五步远，一头抢跌于地还不算，又恰撞倒穿堂内放的一张小桌儿，所以才劈力拍拉一阵乱响。

当时丁顺跌势既凶，越法的气涌如山。正要挣扎爬起，早见杜大娘飞步赶到。拍一脚，踏住自己胸口，便笑道：“你这笨贼。会两手狗儿刨还敢向人张致！看起来，我就……”说着牙儿一咬，脚下加劲。这一来，不好了。那丁顺登时觉胸次欲裂，不由大叫道：“放手放手。俺一时冒昧，撞到这里。且请饶过我吧。”

杜大娘笑道：“你既讨饶，这事好办。俺本没想难为于你，如今咱彼此都歇歇儿。少时，你扰过俺的敬意，再去如何？”说着，脚儿略蹴。

那丁顺倒也听说，登时一叉骨噜，又是个狗嘴啃地。一时间，羞愤交攻，竟自呆在那里。杜大娘都不管他。便索性大刺刺的坐在穿堂内椅儿上，竟从衣襟底下取出支短短的花竹管烟筒。一面装烟，就施娘子所持的烛上吸着，一面笑道：“傍晚

时儿，俺那么向你说，你只是不信。不信也罢，你偏又洗澡儿修脚的闹个不了。如今被这厮狗眼张去，虽说是不碍什么，但是总叫人……”施娘子脸儿一红，恨一声，置下烛台，拎起剪刀刚要奔向丁顺，杜大娘却笑道：“不必理他咧。少时咱好好送客就是。”说着，向椅背一靠，微合眼儿。一面吸的那烟筒，白烟圈儿相逐价续续直冒，一面又笑道：“好没来由，今晚俺赶了半夜的惫懒狗，真觉着有些疲倦咧。”

这时丁顺在一旁偷瞧杜大娘暇逸之状，简直是玩弄自己。气愤之下，不由暗想道：俺丁顺久闯江湖，这么一条汉子不想却被个妇人家玩弄至此。想到这里，越法的气不可遏。就要拚命价跳将起来去夺匕首。

正这当儿，但见杜大娘从容跑起，向自己笑道：“你此刻既来作客，总须略扰主人家。快随我来见个意思。”说着，命施娘子持烛前导。这时丁顺眼瞧着杜大娘手内亮莹莹的匕首只管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。百忙中，又不晓得人家是何用意。逡巡之间，只得随了人家拔步便走。并一面斜膘眼儿，意在趁势儿夺匕首后再作道理。这时反拿定主意，给个好百依百随。不想方出后门，蹙到壁旁，墙脚之下浴盆之前，杜大娘却回声笑道：“如今俺仓猝请客，委实的不成敬意。料想你这客人也没得什么挑检儿。就请你恭敬不如从命，老实给我蹲下吧。”

丁顺一听，越法的摸头不着，只得气吼吼如命蹲好。杜大娘道：“给我放平那浴盆。”丁顺如命。才一放平，便闻盆内一股腥腥的臭气直冲喉咙。顷刻间，一阵恶心，便觉那会子和那店翁吃的许多酒饭在肚内一阵奔腾，就要呕吐。正这当儿，恰好施娘子烛光一低，这时丁顺瞧得分明，只见那浴盆擦底却存有倒不尽的洗脚汤水。白晔晔，稀如米汗，味赛鲍鱼。那浓厚处

便如胶条蟹沫一般。丁顺见了正在发楞，倏的烛光一闪，那凉渗渗的匕首又压到脖儿梗上。便闻杜大娘笑喝道：“你这厮，既如此下作不堪，好偷瞧人家修理脚儿，俺今便如你之意，请你尝尝这洗脚汤水如何？”说着，笑嘻嘻下按。

说到这里，便有明公起问道：“作者先生，你这书诳离了板儿咧。虽说是杜大娘艺高人胆大，但是乌云豹也是当时有名的剧盗劲手。今两敌相遇，那杜大娘如何只管顽起皮来咧？”

作者道：足下此问却也有理。但是还不曾说到筋节上。你想杜大娘白日所见，只是个贼眉贼眼的货郎儿，哪里便晓得就是剧贼乌云豹？不过因那货郎眼光有异，有垂涎施娘子之意。所以便一时高兴跟侦下来。以为那货郎儿不过是个色鬼或系小窃之流。所以一路上用烟锅烙他脖子，掌他脑杓，赶他上墙之间，暗盗了他的匕首，都是出于游戏，便如猫儿玩鼠一般。及至丁顺运气后假，杜大娘虽略觉有异，却也没搁在心上。所以这当儿还是出于游戏哩。话既表明，咱且瞧这响当当的乌云豹吃人家的洗脚水何如？

且说丁顺听得杜大娘愣叫他吃洗脚水，这时便是个泥人儿也要发些土性咧。于是不管好歹，猛然的脖儿一挺，大叫道：“你这婆娘也就太煞的不知进退。俺被你羞辱如此也就是咧。要杀便杀，何必只管的那样儿。你道俺是哪个？提起俺的大名，无人不晓。俺曾今大闹关外，久搅关内，高法高来，绰号人称乌云豹丁顺的便是。你这婆娘若只管赶尽杀绝，且叫你从此后睡里梦里仔细俺的手段。”说罢，一摆脑袋，狠透着不含糊。哪知不说这话还倒罢了。一说时，登时觉得匕首下按，堪堪就要入肉。原来杜大娘游戏至此，业已尽兴。明知他难吃这洗脚水，不过借此羞他一场也就放他去咧。今听他一报字号，不由怒从

心起。

当时杜大娘一面刀按匕首，一面冷笑道：“哈哈，原来是你这厮就是那罪该万死的乌云豹！既然如此，越法可恶。俺不难一下子割了你的狗头。但是你既想显显你的手段，俺便暂留你一条狗命，看你有何能为？如今闲话少说，你是识窍的，快吃这水。不然……”说着，匕首一按，略挫刀锋，哧一声，鲜血飞溅。丁顺脖儿上登时便是个寸馀长的大口子。于是丁顺着忙大叫饶命。只好属光棍的不吃眼前亏，且自顾命要紧。没奈何，低下头去，伸出舌头，咕唧一下子舔得一嘴浓腻腻浆糊似的东西。不但奇臭难当，并且觉得里面片片粒粒，一径的渍入牙缝，大概是施娘子的身垢脚皴之类。

先时丁顺是恨不得一口水整个的舌了施娘子，如今却吐弃不迭咧。正在双眉紧皱，欲吐不敢，欲茹不能。那股脚水，只管在嘴内打旋儿之间，偏偏杜娘子见他吃得不甚快活，便猛可的从后面一掐脖儿。这一来，咯喽一声，脚水入肚。那股妙味正噎得丁顺干瞪大眼。

你说杜大娘真也促狭。便趁势儿掐脖下按那丁顺大嘴一张，咕噜一声，又是一口。这时丁顺嘴贴盆底，那脚水已漾到鼻孔，想要不咽，不但气噎难当，并且要鼻孔水入，正急得脑袋乱摆，脖儿乱挺，想要挣起。忽然那脚水一晃。却有一根二寸长短乌黑的弯曲毛儿一下子戳入鼻孔，闹得丁顺一面呵嚏连连，一面大呕大吐。说也不信，便是这当儿他居然会涉起遐想来咧。当时丁顺一瞧那弯曲黑毛儿，不由想到施娘子叉腿穿裤时那片乌影影的所在。不禁不由尽力子抬起头来方向着施娘子

牙一笑。哪知施娘子持烛旁立，也自张见那根毛儿。你想好羞气之下，哪里会有好气，便跑过去帮着杜大娘向下力按。

这一来，丁顺嘴儿不但直撞盆底，并且格崩一声碰落两个门牙。一时间鲜血流溢，掺和着满口脚水竟闹的一塌糊涂。这一来，丁顺怒极。正要拚命跳起，便觉杜大娘手儿一松，一面拍拍的磕动烟筒，一面大笑道：“乌云豹，你听仔细。俺今晚手下留情，你要晓得。你若不服气，只管向葛宅庄寻我就是。”

丁顺听了只气得浑身乱抖。赶忙站起，转身一瞧，只见杜大娘却没事人似的坐在院中晒衣竿旁一块大青石上。一面弯起一支腿，用那匕首刮削鞋底上的泥土。烛光之下，但见鞋类绒花间光彩闪闪，一面却又用烟筒一磕匕首，向自己道：“你这家伙儿留着给我刷鞋底倒也不错。但是主人家反叨惠贼客。世界上却没这个道理。你此后再去偷摸人家，不要属猪八戒带腰刀的夹塞这种累咧。”

说到这里，作者忽然想起一段笑话，便是吾乡当有清咸丰年间，因发捻之乱，地面上读书士人们不差什么，也都好习些武功。其中有两位滑稽先生，一个姓郑，一个姓许。两人见面再无别事。除了口给交御，便是戳戳摸摸。许先生身材伶俐，无奈郑先生手势飞快。许先生屁股上也不知被郑先生戳过多少次。但是想报复一下却不能够。因为郑先生虽生得肥痴笨汉一般，那顾后的工夫却机警异常。许先生手指未到，他早觉得。

一日两人相遇。郑先生跨头驴子，一张脸儿，红扑扑的是从友人处吃酒方回。许先生趁他有酒意，方逡巡趋向驴后，想暗中动手。不想郑先生一带驴子，却拿出剧白口吻道：“今天是俺心中有事，若是无事，待俺下得驴去戳你二十四把。”（按次为丑观阵剧中之科浑）说罢，竟自策驴跑去。恨得许先生什么似的，却也没奈何。一日，时当夏月，城外瓜田中游人颇多。一



来逛野景儿，二来随便检取好瓜，大吃大嚼。大家聚在树阴下一面瞎三话四，一面嚼得满口中清脆有声。凉沁心脾倒也是桩乐事。这日傍晚，许先生趋向瓜田，一眼便望见郑先生怡然在一个瓜棚边，正背着脸子，撅起屁股，一面就下检瓜，一面嘴内还嚼着大块西瓜和那看瓜的大说大笑。

许先生得此机会，哪肯放过？于悄悄趋去。但因他顾后工夫委实神妙，未免老远的便揎臂勒袖，并恶狠狠伸出中指，预作戳势。须臾渐近，许先生因报复心切，一来止不住心头乱跳，二来总想这一指戳去，把自己累次被戳的恶气都发泄出来才好。怙缛之间，倒闹得手儿乱颤。一个指头竟成了金鸡乱点头的式样。便是这般光景，眼睁睁已到郑先生臀缝之间，不想对面价看瓜人早已望得好笑。至此，忍不住噗哧一声。就这声中，那郑先生早飞跳而起。一回身，却向许先生大笑道：“哈哈，武王纘（与钻同音）太王，武王纘太五。”

许先生听了，干笑之下不由又有些长气。因为一指没戳着，反被郑先生嘲骂了去。当时两诙谐一回，也便各散。但是许先生总想报复。两人本住在一条巷中，且是邻家。许先生每值郑先生出门，便听得他与街众们喧笑之声，由家门起，一路不断，直至出得巷口方才迤迳渐远。因为郑行生与人无所不狎侮。人家都想他戳一家伙出出恶气。所以郑先生一脚踏出门，便须拿出手眼身法步的全副功架，且战且走，准备人家来抄后路。

许先生既蓄志报复，便往悄蹑郑先生，想乘隙而动。过了两天，还是无隙可乘。一日微雨之后，天色傍晚。许先生又听得郑先生喧笑声动。忙悄趁将来，只见郑先生左提酒瓶，右挈钱袋，似乎是行沽的摸。这时，各家门首，许多的乘凉人们望见

郑先生，便彼此一使声儿，都伸出直挺挺的中指作势而待。于是郑先生笑吟吟丢开身段，一路上轻趋巧步，闪占腾挪，或如细柳空莺，或如轻波掠燕。

就这一片喧笑声中，郑先生早闯出重围。清脆脆一拍自己的屁股，竟自大笑而去。许先生通不作声，只给他个腚后跟。直转过热闹大街一拐弯儿，眼前已是一片敞旷所在。菜畦柳岸，映带着疏落落一带人家。前面横亘着一处很高的沙土冈儿，冈下靠着左边还有一处小小酒肆。一列广聪，门前搭着松棚儿。棚下矮凳上，却有个酒家婆儿正在那里。一面引逗着孩玩耍，一面乱瞟行人。却又回头向肆旁一处秫借围的野厕前望望。那婆儿生得白白致致，水也似两弯眼波很有些骚俏风致，早望见郑先生。

许先生赶近肆前，猛见那婆儿，不由色然而喜。便一连两上俏步，直蹶向婆儿背后。将那钱袋归并到左手，右手一伸，作个螳螂捕蝉之势，直向那婆子乌黑的大髻子上摸将去。这时郑先生全神凝注，目无旁瞬。脖儿伸着，腰儿含着，脚尖怪踏着，臀舞略耸着，外带着鼻儿略掀着，似乎是逢嗅人家的发香气。许先生见此光景，不由大悦。因为郑先生遇着人便诙谐。无论是女人孩子他都要逮个爪儿。（即引逗之意）他这副形儿原不足异。许先生是喜的是得此机会。

当时许先生不敢怠慢，刚赶向棚柱之旁忽见郑先生猛一回头，慌得许先生慌忙闪向柱后。便听得那婆儿自语道：“真他妈的晦气。也不知是什么物件，就刮了俺髻子上这么一下子。”因喝那孩子道：“都是你这小孽障，累得人连泡溺都没工夫去脱。你且自己好好的玩，等我去……”许先生向外瞅去，不由一愣。那郑先生不知何时连响儿都没得咧。只见那婆儿两手抄

入襟底，似乎是预解裤。三脚两步一径的便奔野厕。刚一低髻子钻入厕门，却忽的惊笑道：“呵唷，我的妈，难为你也是先生家。难道侈听不着俺的脚步响这么么悄没声的蹲了个四平八稳？还向人牙（谓笑也）儿哩。”哦哦，这不消说，方才是那个王八爪子刮人家的髻子来呀。”说着，缩身出来，格格乱笑，便闻厕内郑先生大笑道：“酒来酒来。”

这里许先生正在又是好笑，又是暗恨失此机会，索性老实张张再作道理。便见郑先生从厕内趲出，笑向婆儿道：“你莫冤屈人。咱来打酒忽然内急，所以先到这里。谁又曾刮你的髻子。来呢。如今闲话少说，快给我一瓶瓮头云是正经。”

婆儿笑道：“你将吃些醉煞鳖吧。那酒还没瓮过来叶。并且高高的摆在架顶上，为你一壶酒，谁耐烦爬高登坡的呀？”郑先生道：“那不打紧，俺替你取酒便了。”

两人说话间趲入肆内。许先生从那一列敞窗中望得分明，便见郑先生就那酒架之下以高凳接脚，踏上高桌，耸起身儿向架顶上取酒。可巧是屁股向外，正当窗口。许先生又遇此机会岂肯放过？正要从柱后疾步抢去，忽见郑先生一掉屁股跳下桌儿，却笑向婆儿道：“还有须是劳大驾。架顶上许多酒口器，哪个是瓮头云呢？”

婆儿笑道：“你好废物。那个茶叶末颜色的磁坛儿不就是么？”说着，便踏凳上由郑先生遽遽他的酒瓶子。双臂一扬，身儿一耸，那撒脚裤向上一提，登时露出一段雪白和小腿儿。郑先生绷着脸儿，一面随手摸去，一面笑道：“站牢稳了。我给你柱着腿儿，省得闪跌。”

说着脚下略动蹴开那高凳。张得许先生正在暗笑，便见婆儿一面淅沥灌酒，一面笑唾道：“你只管促狭。等我摔了你的命

根子就好咧。”(指酒瓶也)

这里许先生眼光略眨之间，但闻嘻嘻哈哈一阵笑。再瞧郑先生时，竟硬生生将那婆儿抱落于地。许先生自料柱后隐身不得，忙赶势闪向沙冈旁一株大树之后。正一时间，没作理会处，忽闻吱吱吱，小车响动。接着又闻郑先生笑道：“唷，张老爹么？今天真是豁着干咧。虽说无纪律汉推车是在本的，怎么你推这个车便这么卖气力？若推起那个车来不把你活累煞么？”便闻一人喘吁吁的笑道：“郑先生不要取笑，如今正要上沙冈。劳您驾快来帮俺一把吧。”

许先生从树后望去，却是与自己同巷的张老者正推动一辆独轮小车。上面坐定他新娶的后老婆儿。一般的插花戴朵，装模作样。业已推到沙冈这下。那郑先生却笑嘻嘻提着酒瓶站在一旁。正这当儿，便见张老者一醒脖子，晃晃两膊，向后略退两步，甩动腰劲，哈的声，向冈上一推。不想格噶一声，险些人翻车倒。那老婆儿便噪道：“你若这么没好的推，俺可受不得。人家推到这个吃紧的当儿是用一股巧劲儿。高高的掀起把手，煞煞腰，提提气，便不用松搭松赤的只管拱送。只须巧劲攒足了，一下子送上去便都痛快咧。不然，弄的人不上不下，饶是累的你淹头搭脑，俺还觉着不痛快哩。”

许先生听了正在忍笑不住，便见张老者一鼓作气又向上推。偏偏那沙冈颇为陡峻，张老者累得脸红筋涨，通不成功。郑先生大笑道：“张老爹，你是怎么咧？你没听见人家说你不会使巧劲么？你瞧我来点巧劲保管一下子就送上去。”说着，置下酒瓶一径的走上前去。

张老者笑吟吟卸下绊来。这里郑先生接绊在手，套进脖子，拿稳车把，两膊一景，猛可的一甩屁股向张老者笑道：“喂，

您上眼吧。您瞧巧劲儿是这么用。”说着，撒身退步，方才哈了一声，树后许先生不由暗道一声惭愧。赶忙的挺起指头拔步趲出。

那里郑先生探身耸臀，吱吱吱车轮碾动，一气儿推上半路沙冈之间。却正是许先生哈哈大笑，喝声着，手指戳到之时。这一来，郑先生不由着了长辈的急咧。但是已势如此，没法遮拦，只得急忙运气，下封函关。一张屁股正和许先生的手指互相抵牾的当儿，不想张老者只怕他那老伴儿栽下车来。便大噪道：“使巧劲呀！”

就这声中郑先生噗哧一笑，顷刻车倒人滚。连许先生都爬在地下。招得街众们哈哈大笑。但是许先生却跳起来得意万状。总算报了屡次被戳之仇了。这便是武功家顾后工夫中的一段笑谈。至今吾乡留着两句浑语是：郑先生的屁股——真有个后着儿。便是称赞他顾后工夫哩。

哈哈，这段横云断岭的笔法未免插叙得太长些咧。咱快来正文吧。且说了顺觉得杜大娘已到后，便赶忙一斜身儿，蹶一声，蹿出数步之遥，这才矫转身形仔细一瞧，又是一怔，正是：

局形输一着，胜负在须臾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 显异能赤手夺刃 雪奇耻白昼探庄

且说丁顺猛可的矫转身形，只见杜大娘依然好端端的坐在青石上，却微笑道：“你这厮真个不识好歹，既如此，你便等着。”说着，一磕烟筒，紧紧鞋子，倏然站起。这晨丁顺早取先法制人之势，喝一声。略挫身形，风趋而上。匕首起处，先奔杜大娘小腹之间，却倏的一翻手腕，用一个俊鹞摩空的势子，明闪闪上春咽喉。哈哈，这一手儿歹毒得紧。在武功中，名为拨云取月。先作虚势。使敌人遮挡下路，然后却直取要害。若是敌人稍为含糊，马上就要上当。

当时丁顺恶狠狠匕首刺去。哪知杜大娘早已准备，只略偏脖儿随意用那下面护腹之手骈起三指向丁顺肋下便是一戳。亏得丁顺闪得伶俐。饶是如此，那肋下略沾指尖之处还如中铁凿一般。一个踉跄，霍的倒退出三五步远，方才立定，只见杜大娘摇着头儿，笑道：“你这厮，好作狗跳倒也有趣。但是俺携支烟筒，十分累赘。且待俺寄放起来。”说着，从容容置下烟筒，双拳一摆，霍的放开门户。丁顺一望不由十分怙缛。

原来他见杜大娘所放的拳势却是花拳着儿。但是方才那肋下一戳，分明又是内家拳派再一回想她跟蹑自己，种种神妙不测，并玩弄自己的许多情形，越法的令人难测。正在怙缛之间，只见杜大娘大喝一声，踊跃便上。双拳飞舞，果然是锦簇花团。昔人有几句口号，单道这花拳形势说得好来，是：

凤舞龙飞作意来，前超后越几徘徊。

撒花盖顶矜形势，古树盘根立柱台。

拳击真堪碎虎豹，脚踢未许起尘埃。

怜君使尽江湖气，一遇真拳便化灰。

当时丁顺见杜大娘果是花拳，暗喜之下又息恨道：“俺早知这婆娘不过是有些气力，只仗着这种本领。为什么会子甘受她许多羞辱呢？想至此，摆动匕首，即便交手。并且一气儿钩拦劈剁，耸跃如飞。但是不没得三五回合，丁顺不由大吃一惊。一时间，竟闹得眼花撩乱。只见杜大娘纵横挥霍，虽是花着拳数，不知怎的，每到筋节上便立时拳法一变。并且花拳真拳两派杂揉，夭矫变化，出奇无穷。一个身儿简直似风团一般只随着自己匕首霍霍乱转。于是丁顺大怒，只好气吼吼狠劈恶剁。哪知不但如搏虚空，并且总觉着前后左右，目所及处便有个杜大娘影子。但是忙去攒刺，却有没得。反累得自己撞东撞西，掏头豪似的。这期间，更歹毒的便是自己吃的暗亏，不是脑袋上挨一拳，便是屁股上着一脚。其余的胁肋腰眼被人家点点戳戳还不算数。少时，索性的杜大娘人影都无，只觉在四外嗤嗤乱笑。

这一来，丁顺转怒，便发起牛性，不管他前后左右。给他一阵乱戳。正在鸟乱当儿，堪堪已至在壁下柴堆之旁。这时丁顺气得两眼都直，模糊忽见柴堆前似乎人影一晃，于是大呼奔去。噗喳一家伙，因为去得势猛，连匕首带胳膊却陷入柴堆之中。正在赶忙出之间，却有两根温布条儿一径的从柴上飘落到脑项之间。气得丁顺正在撕掠，不想那布条气味便如脚水。于是丁顺猛悟这布条儿一定是施娘子洗脚时替换下来的脚缠。既想到此，不觉登时引起那会子吃脚水的恶心。气便觉咽喉中一阵上翻，再也忍耐不得。

正在大嘴一张，哇哇大吐，忽觉脑后扑的一掌，丁顺料是杜大娘，忙用个黄龙身式，翻乎一刀。哪知气极目迷之下，脚欠根柱，杜大娘略摆纤腰闪开来锋，用一个蹬倒太山式只向丁顺腿胫上轻轻一踹。说也凑巧，那丁顺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的当儿，说时迟，那时快。但闻忽喇一声，顷刻间尘土迷空。及至丁顺由倒柴堆如飞跳起，那屁股腿胫之间早被杜大娘的小腿儿踹了个不亦乐乎。

原来杜大娘直至这当儿还是以游戏从事。虽也闻得乌云豹是剧贼。但是大娘自负本领，哪里把他瞧在眼里，所以交手半晌，只用些轻小绵软巧的手法。一来是显显自己赤手夺刃的能为，二来便是使丁顺知难而退，免得被创后结下深怨。虽是游戏，却还有一半点醒他的意思。哪知乌云豹强梁性成，不懂好歹，越被挫辱越法气将起来呢。当时丁顺被杜大娘一阵乱踹，真个是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便格吱吱一挫牙关，大骂道：“你这臭花娘，休得张致，你等我捉住你时先剥得你光溜溜。由我……”一个“活”字没出口，杜大娘喝声着，一掌掴去。

这一下。不打紧，直打得丁顺倒退数步，险些栽倒。眼前是金花乱爆，耳内是寒蝉乱鸣。哇的一声，便是两口鲜血。那右颊之上登时便似发了火一般。并觉得右边槽牙个个活动，痛入心髓。好笑丁顺真个是气迷攻心。既挨到这等斤两的巴掌就应当怙绶怙绶人家是怎么个来头。哪知他更不怙绶，只剩了哇呀呀一声怪叫。就这声中，却又拿出了看家本领。便登时缩身退步，就地一滚，一紧刀锋，一片银光泼开来，便似乱泉涌地一般。那刀锋横旋竖跃，旁出侧见。有时似贴地流云，有时似奔潦赴涧。一气儿旋转盘回，闪闪霍霍，只管向杜大娘下三路攒刺将来。



原来丁顺当年创字号叫响当儿时便金仗这套刀法。他在关外占山称雄。曾以这套刀法降服了五六股骁悍大盗。后来被捕事急，从官军马蹄下爬将起来，也仗了这手能为。这套刀法在武功中名为滚盘珠。是从飞剑跳丸诸般神妙解数中变化集合出来的。不过是改易形势，专以飞滚为用。并且忽上忽下，起落莫测。真有上则九天，下则九渊之妙。若敌和稍一含糊，那怕不立刻断胫截趾。诸公大概都晓得武功中有一路滚堂刀法是单刀中最妙的路数。这滚盘珠便仿佛其法，不过更加神妙罢了。

且说杜大娘见丁顺破口秽骂，不由大怒。今见拚命价施展出滚盘珠刀法也便不敢怠慢。于是轻躯飘瞥，赤手纵横。顷刻显出商家拳派。单就那刀锋乱巷之中蹈瑕抵隙，高骞舞势，俨若花雨漫天，低蹙飞行，又似凌波微步，那一双脚儿便如不沾地一般。只随着丁顺刀势盘旋流走。少时，丁顺转怒，越法的破口秽骂。杜大娘略一退步，正想料理他。恰好施娘子惊定而怒。忽的从石旁抄起那根晒衣竿直闯将来。

这一来，大娘大骇。只略一回顾，大叫慢来之间，便见眼前刀光一闪。大娘叫声不好。赶忙的连环退步。但闻砰的一声，叫声苦。不知高低竟撞得大娘身儿。猛可的向前一撞。原来后面已临后墙咧。当时大娘忽踏脚势，方想斜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便见丁顺虎也似平挺匕首。那时快，丁顺长啸一声，喝声着，健腕一翻，那明晃晃刀锋只离大娘胸腹分寸之间。吓得那个施娘子呵呀一声。正胡乱的用那长竿在丁顺屁股上乱戳乱搠便听杜大娘飏的一声，平空价贴着后墙愣飞起两丈多高。一矫身形，竟从丁顺头顶上飞舞而过。

说到这里，作者窃瞧诸公愣着眼儿微微含笑，似乎是怙